

女教育家欧阳文素的事迹(下)

~~印尼华教杰出精英风雨沧桑介绍之十八

大义凛然，严词谴责制造“皖南事变”的罪魁祸首，表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1941年底到1948年底，欧阳文素移居松巴哇岛首府松巴哇市，任平民学校校长。她到任之初，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时局处于风雨飘摇、动荡不安中。日军攻陷新加坡后，松巴哇市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许多人纷纷携儿挈女避居乡村。欧阳文素爱校如命，不忍离去，带着六岁幼女，坚守学校。松巴哇市沦陷前夕，学校隔壁仓库失火，1942年4月，日军侵占松巴哇市后，小题大做，竟以联军间谍为抗日而放火的罪名，把欧阳文素母女两人逮捕入狱，严刑拷问。欧阳文素面对敌人的枪杆和刀，坚贞不屈，表现出优秀的中华儿女英雄气概。日军把她母女关了数月后，终因查无实据而不得不把她母女释放。

欧阳文素在日军侵占松巴哇市期间，还不避危险掩护和拯救了不少爱国抗日志士。她出狱后，为生活，同几位侨商合股开菜馆。1944年，有位青年叫黄隆臻，在旧报纸上书写了“抗战到底”四个字，被人告发而遭到日军逮捕入狱，生命危在旦

夕，欧阳文素闻讯，忧心如焚，急忙通过常来菜馆吃饭的日本军官，花钱花物，多方打通关节把黄隆臻从日军虎口中拯救了出来。她这种见义勇为的行动，表现出女中大丈夫的豪迈气概。

1949年初到1954年秋，欧阳文素移居松巴哇到隔海相望的松巴弹丸小岛，出任华校校长。1948年秋她离开平民学校后，在家里做点小生意，买卖土产日杂之类，糊口度日，生活倒也写意。后因松巴华校缺乏师资和校长人选，无法开学，许多学龄儿童流落街头。该校校董三番四次登门拜访欧阳文素，她考虑到为社会培育人才的重要性，便毅然决定锁起家门，应聘赴任。

精诚竭力服务教育

她任校长初期，学校经费支绌，师资不足，只有小学，没办初中；校舍破旧，设备简陋，课桌椅破旧不堪，教职员薪金无法按时发给。欧阳文素为振兴学校，从自身做起，以身作则，殚精竭虑地工作，既当好行政领导，又担任繁重教学任务。她创办家庭妇女识字班，亲自义务教学。为筹募建新校经费，她经常利用节

日和假期，带领学生远赴帝汶岛古邦市等地演出游艺节目。此外，她还不避辛劳，奔走各埠商家和旧日教过的有钱的学生之间。由于她的热诚，大家都慷慨解囊。其中她在松巴哇岛海口市结识的何良镇先生的公子（也是她教过的学生）何开云捐资最多。经过多时的努力，她终于募得一笔相当可观的巨款，为学校兴建了一座富丽堂皇的新校舍，添置了不少课桌椅等教学设备，增聘了教师，创办了初中部，为当地华侨子女解决了多年来就学升学难的大问题，为发展华侨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欧阳文素在松巴岛长校五年，成绩斐然，但也遭受了不少打击，不得不辞职离去。她在教育征途上再次碰到挫折。从1954年中到1956年中，欧阳文素出任帝汶岛古邦市华校校长。在该校任职两年，她依旧为发展华侨教育事业而不懈努力。她组织家庭妇女读书认中文字，开展义务业余教育和学生文娱活动，逐步改善和提高教学管理和教学质量。为减轻学校负担，她除主持校务外，还亲自兼任初中文史地等多门课程，孜孜不倦地工作。

只知开拓不思占有欧阳文素团结同事、关心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以前，学生文具用品，都是用高出市价两三倍的价钱向当地某商家购用，欧阳文素为改变此种情况，便亲自函托雅加达上海书局的同乡张祖硕先生代购学生文具用品寄来，低价售给学生，大大减轻了学生家长的负担。欧阳文素此事虽然惹起了个别商家的不满，却赢得了广大家长的称赞。

古邦市华校，学子较多（四五百人），虽然办有初中，但校舍旧而小。欧阳文素深感教室拥挤，教育事业发展受到限制，她赴任后即着手筹款扩建宿舍，她为此而到处奔走呼吁。后在何开云等其他学生与亲朋戚友和各商家鼎力支持下，她不久就募得一笔巨款，增建了一座相当规模的新校舍，为发展华侨教育事业又作出了一个不小的贡献！

1956年秋，欧阳文素移居爪哇玛琅，受聘于以黄丹季（一日本侵占印尼时期曾经掩护陈嘉庚先生避难的厦大校友）为董事长的玛中，担任文史教职。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华校处于困境。欧阳文素无可奈何地结束了她的教学生涯。

她居住玛琅十年，1969年迁居泗水。在此长时间里，华校全被关闭，其生活仅靠长大成人的女儿工资收入维持，相当清苦。欧阳文素于1979年6月5日不幸病逝。

她一生从事华侨爱国和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噩耗传出后，唁电唁信从四面八方飞来，涌向泗滨。松巴岛屿的学生纷纷登门吊丧，这种情况反映出欧阳文素受到大家的热爱。她够不上惊天动地的巾帼英雄，但却是一个忠诚于教育事业的教育家。她所走过的坎坷曲折的人生道路，展示出海外华侨知识分子坚强奋斗的轨迹。

她那持正不阿、疾恶如仇的倔强性格，她那执著追求真理的坚忍不拔的意志，她那对教育事业兢兢业业的认真负责的精神，都是中华儿女优秀品德的体现。她忠诚、坦白、谦虚、纯洁，同自私、虚伪、专横、奸诈等一切丑恶现象绝缘。她只知开拓，不思占有，为教育事业作出了无私的奉献，有功于印尼社会。她老去了，而她的业绩永远刻在人们心里与世长存！（XX）